



中国目录学史

中国学术名著丛书



姚名达

中国目录学史



中国学术名著丛书

中国目录学史

姚名达


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 / 姚名达著. —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, 2016.12

(中国学术名著丛书 / 杜贞霞主编)

ISBN 978-7-5581-1778-7

I. ①姚… II. ①姚… III. ①目录学史—中国 IV.
① G25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91080 号

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

著 者 姚名达
出版策划 杜贞霞
责任编辑 齐琳 史俊南
封面设计 映象视觉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字 数 288 千字
印 张 20
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电 话 总编办: 010-63109269
发行部: 010-51396619
印 刷 北京铭传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581-1778-7

定价: 42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目 录

自 序 / 1

叙论篇 / 4

目 录 / 4

目录学 / 7

目录之种类与目录学之范围 / 10

目录学史之组织 / 15

溯源篇 / 17

上古典籍与目录之体制为何如乎 / 17

刘向等典校秘书之义例 / 28

刘向等写定叙录之义例 / 32

《别录》与《七略》之体制不同 / 35

刘歆分类编目之义例 / 39

分类篇 / 44

分类之原理 / 44

类之字义 / 45

事物之分类 / 46

- 学术之分类与思想之分类 / 47
- 图书分类之始 / 48
- 《七略》之分类法 / 49
- 类书与目录学 / 53
- 五分法之偶现与四分法之代兴 / 54
- 《七志》与《七录》 / 55
- 《五代史志》之《经籍志》 / 60
- 正统派四部分类法之源流 / 69
- 《隋志》以前之专科目录 / 73
- 《隋志》以后闯出“四部”牢笼之十几种分类法 / 75
- 对于《隋志》部类之修正与补充 / 93
- 新分类法创造之尝试 / 104
- 西洋近代分类法之进步 / 110
- 杜威“十进法”之接受与修正 / 115
- 体质篇 / 120
 - 目录之体质 / 120
 - 编目法之演进 / 121
 - 解题之有无及其派别 / 124
 - 检字引得之进步 / 125
 - 目录体式之变态 / 126
- 校讎篇 / 127
 - 校讎与目录 / 127
 - 汉代校书七次 / 127
 - 魏吴两晋校书六次 / 129
 - 南北朝校书十余次 / 131
 - 唐代校书四次 / 134
 - 宋代校书五次 / 140
 - 元明二代不校书 / 142

清代校写《四库全书》 / 142

私家校讎 / 144

史志篇 / 147

史志之价值 / 147

史志之源流 / 148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及后人之研究 / 149

《后汉艺文志》之补撰 / 151

三国、晋、南北朝艺文志之补撰 / 152

《隋书·经籍志》 / 153

《群书四部录》、《古今书录》及《唐书·经籍志》之关系 / 154

宋《国史艺文志》及《宋史·艺文志》 / 156

《通志》与《文献通考》 / 157

辽、金、元三史艺文志之补撰 / 158

明《国史经籍志》、《千顷堂书目》及《明史·艺文志》之演变 / 159

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及三《通考》、二《通志》、《清史稿》 / 161

四种集刊 / 162

宗教目录篇 / 163

宗教目录之分道扬镳 / 163

天主教与基督教之目录 / 164

佛教目录之全貌 / 165

中国历代佛教目录所知表 / 166

佛录之始创者 / 172

三部伪录 / 173

第一部 总 录 / 175

竺法护与聂道真 / 175

支敏度之《经论都录》及《别录》 / 176

《二赵经录》 / 177

奠定基础之道安《综理众经目录》 / 177

- 僧睿之《二秦众经录目》 / 179
- 南北朝佛录概观 / 180
- 道祖之《众经录》 / 180
- 王俭之《佛经录》 / 181
- 萧齐三录 / 182
- 空前精善之《众经别录》 / 182
- 现存最古之《出三藏记集》 / 185
- 僧绍与宝唱 / 190
- 阮孝绪之《佛法录》 / 191
- 分类甚精之李廓与法上 / 192
- 南北朝之译经目录及梵经目录 / 193
- 南北朝不著名之佛录 / 194
- 隋代之佞佛与撰录 / 195
- 法经之《大隋众经录目》 / 195
- 费长房之《历代三宝记》 / 198
- 彦琮之《隋仁寿年内典录》 / 199
- 彦琮之《昆仑经录》 / 200
- 释灵裕之《译经录》 / 201
- 智果之《众经目录》 / 201
- 唐代之集大成 / 201
- 玄琬之《众经目录》 / 202
- 道宣之《大唐内典录》 / 202
- 静泰之《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》 / 206
- 靖迈之《古今译经图纪》 / 207
- 明佺之《大周刊定众经目录》 / 208
- 至高无上之智昇《开元释教录》 / 209
- 智昇别录三种 / 214
- 毋巽之《开元内外经录》 / 215

圖照二录 / 215	215
唐宋之译经录 / 216	216
《大藏》刊版所知表 / 217	217
庆吉祥之《至元法宝勘同总录》 / 218	218
藏文蒙文满文之大藏 / 218	218
解题最详之《大藏经纲目指要录》 / 219	219
王古之《大藏圣教法宝标目》 / 221	221
智旭之《阅藏知津》 / 221	221
日本佛藏目录 / 223	223
道教与《道经》 / 224	224
《道经》目录及分类之创始 / 225	225
陆修静首创《灵宝经目》 / 226	226
王俭与阮孝绪 / 228	228
《玄都观一切经目录》 / 229	229
唐代诸道录 / 230	230
宋刻《道藏》之目录 / 230	230
《云笈七签》 / 233	233
元明以后之道录 / 234	234
专科学目录篇 / 236	236
专科学目录之作用及其源流 / 236	236
经解目录 / 237	237
译书目录 / 238	238
哲理目录 / 242	242
宗教目录 / 242	242
文字目录 / 242	242
教育目录 / 243	243
社会科学目录 / 244	244
自然科学目录 / 245	245

应用技术书目 / 245

艺术目录 / 248

文学创作目录 / 252

地理目录 / 255

金石目录 / 257

历史目录 / 261

国学论文目录 / 276

特种目录篇 / 278

特种目录与专科目录之分野 / 278

丛书目录 / 279

个人著作目录 / 285

地方著作目录 / 286

禁书目录 / 288

刻书目录 / 289

阙书目录 / 290

版本目录 / 291

善本目录 / 292

敦煌写本目录 / 294

举要目录 / 295

解题目录 / 299

辨伪目录 / 299

结论篇 / 301

著者对于古代目录学之感想 / 301

著者对于现代目录学之感想 / 302

著者对于将来目录学之希望 / 302

自序

书恒有序，以自炫也，而美其义曰：述著作之旨！自《庄子·天下篇》、《太史公·自序》已不能无过实之辞，其他复何论哉？名达三十二载之生程，印满汗血与泪之污迹：智不足以免饥寒，仁不足以救妻子，勇不足以雪耻辱，其有忝于达德也甚矣！方且貽讥学阀，见笑高明，招架不住，落荒而走，允宜效金人之三缄其口，法董子之下帷三年；岂敢妄弄丹铅，嫁灾梨枣，自欺之不足，复以欺世乎？虽然，吾之著作，非以猎取功名，亦非为博得升斗，正因学力孱弱，窃欲藉此多读专门之书以自营养耳。忆昔清华园中，涵芬楼下，优游修习，其乐何极？而不幸一遭倭燹，再罹乱离，内增家室之忧，外乏图书之篆，犹复妄据讲坛，漫刊空论，驯致荏苒五年，学无寸进。其不合流同污，与狗争骨也几希！及乎妻死家残，故交乖戾，然后恍然于傲骨之不容于媚世而实学又不足以称其虚名也，乃有折节读书之志。

先是二十四年冬，商务印书馆以《中国目录学史》相属。名达自维业愧专门，学无创获，旧著《目录学》舛漏百出，方滋内疚，故受命之后，忧心忡忡！每趁课暇，辄走京、杭各图书馆借读，累月弥年，丛料愈积而组织愈难，乃力辞复旦讲席，移居杭州，专心研求，又历八月，始克告成。其始原欲博搜精考，撰成毫无遗漏之文献史，故逐书考察其内容，逐事确定其年代，逐人记述其生平，依时代之先后叙成系统。佛教目录即其

残迹。著作过半，始知其规模太大，非克期出版之预约书所宜；亟毁已成之稿，改用主题分篇之法，撷取大纲，混合编制，几经改造，遂为今式。

是书绝非成熟之作。如能假以岁月，或可保持最初彻底研究之精神，求得明确详备之知识。惜因汗青期迫，致有虎头鼠尾之弊，不能一一如意探寻，私衷深以为憾。书中论断，多出心裁；近人新作，未克遍窥。姑举数端，聊示一斑：对于史事之考察，如谓《别录》无辑略，《诗》、《书》皆丛书，《隋志》四部为《七略》、《七录》之嫡裔，而非荀勖、李充四部之后身，《佛经》之《旧录》及《别录》即支敏度之《经论都录》及《别录》，马怀素之续《七志》与褚无量之整比四部并不同功，此类皆一反古今成说，不憚立异之讥。对于编制之体裁，杂用多样之笔法，不拘守一例，亦不特重一家。务综合大势，为有条理之叙述。亦一般不习见者。对于研究之结论，间有创说，如谓目录必兼解题与引得而有之，丛书必须拆散，不应合入总类，文集如不作分析目录则宜改入总类，皆昔人未出之言也。然统较全书得失，则其创获远少于过谬。如详究佛经目录而抹杀藏书目录，讲述分类而忽略编目，甚至同于特种目录篇中，亦各有详略，每无理由之可陈。此其剪裁之失均，大病一也。有时专读一书，兼旬弥月，有时片刻之间，涉猎数部，初则每书必目击心知，后竟望名生义。此其精懈之不等，大病二也。其他挂一漏万，知古昧今，荒谬之处，诚不堪专家之一击。且丛稿盈箱，每有已知而未用；私见所及，临时反忘而不录。他年如有余兴，尚拟痛改而重造之，不敢隐恶拒善，自画于不知妄作之列耳。

当名达之写此稿也，如独入古墓，如长征沙漠，趲程愈远而痛苦愈深，废然思返者数矣。况又箠觚屡空，典质俱尽。而又不愿苟且，初未因腹馁而漫剪报纸法令以充篇幅而图速成。当斯时也，有人焉济以干粮，煦以慈爱，俾其精神复振，有进无退，乃克有成，斯诚不可以不纪。今日何日？非吾父母六旬诞辰耶？非巴雪楼翁许吾与漱泉订婚之良辰耶？谨以此曾经用功而成绩极劣之著作呈献于父、母、雪翁暨漱泉之前，尚祈继续扶助而勉励之，俾于崎岖行尽之后，终能步入学域而有所树立，则尤幸事

也。

最后，更以至诚感谢陈叔谅先生暨浙江省立图书馆诸君子，赖其恩惠，享有最大之自由，始得丰厚之养料以喂此弱不胜衣之婴儿。

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一日，姚名达

叙论篇

目 录

有一书之目录，有群书之目录。“《尚书》有青丝编目录。”《文选》任彦昇为范始兴作《求立太宰碑表》注引《七略》语。此一书之目录也。班固所谓“爰著目录，略述洪烈，述《艺文志》第十”，《汉书·叙传》语。今人引用此语者，每抹去最后一句，而漫属上文“刘向司籍，九流以别”为句。殊不知此“爰”字属于班固而不属于刘向。盖因向已别九流，固方得藉以著目录为《艺文志》也。试比较《叙传》其他各条，便知此义。此群书之目录也。遍辨其名之谓目，详定其次之谓录；有多数之名目且有一定之次序之谓目录。曰目曰录，皆非单独，义本相通，故成一体。万事万物，莫不有名，即莫不有目录，然多随意编次，不成学术。独图书之目录，发生甚早，发展甚速，其为学者所研究且成为一切学术之纲领也，尤迥异于他项目录，故独成为专门之学术焉。一般简称图书目录为目录，固非无由。

考目之本义原为人眼：甲骨文有《铁云藏龟》页十六之一。《铁云藏龟之余》页十一之一。《铁云藏龟拾遗》页十之三。等字，拙著《目录学》误据《殷虚文字类编》，妄谓甲骨文无目字，失之不考，深滋内疚。谨于此敬告读者曰：

凡本书论断有与旧著差异者，请以本书为主，勿怪其矛盾。《笋目父癸爵》有字，皆像人眼外匡内眦之状。《管子·宙合》：“目司视。”《礼记·郊特牲》：“目气之清明者也。”然人眼有二，木之节似眼而其数不限于一，故木节亦谓之目。《考工记》：“斫目必荣”，注：“目，干节目也。”《礼记·学记》：“善问者如攻坚木，先其易者，后其节目。”

《吕氏春秋》：“尺之木必有节目。”后世以复数之名物谓之节目，即援斯义而引申之也。《周官·天官》：“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，二曰师掌官成以治凡，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。”《公羊传·僖五年》：“诸侯何以不序？一事而再见者，前目而后凡也。”《春秋繁露·深察名号》：“目者遍辨其事也，凡者独举其事也。”故目者凡之反，有逐一称道之义。《论语》：“颜渊问仁，子曰：‘克己复礼为仁。’请问其目，子曰：‘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’”即其例也。自后凡有著述者，多撷二三字为一篇之眉目。故刘向校书，“辄条其篇目”；《汉志》“比类相从，各有条目”。《汉书》本传。渐进而与录字结合为一体矣。

录之本字作录：甲骨、钟鼎文字皆无录字，仅有录字，作《殷虚书契前编》卷六页一之八。《后编》卷下页十三之十四》《菁华》页五之一。《颂敦》。《录伯戎敦》。《多父槃》。等形。俞樾《儿笱录》：“《说文金部》：‘录，金色也，从金，录声。’樾谓录为金色，于古无征。许君盖依绿字说之。绿从系，为色青黄也，故录从金为金色，金之色亦在青黄之间也。然恐非字之本义。今按录者，录之或体也。录部：‘录、刻木录录也。’刻木必用刀，故或从金。《周官·职币》曰：‘皆辨其物而奠其录。’杜子春曰：‘定其录籍也。’隐十年《公羊传》曰：‘《春秋》录内而略外。’盖古人文字，箸在方策，故谓之录，即从刻木之义而引申之也。录与虑，古音相近，故录囚亦谓之虑囚，《金部》：‘鑪、错铜铁也。从金，虑声。’错铜铁谓之鑪，刻木谓之录，盖声近而义可通矣。”章炳麟《小学答问》：“凡言记录者，借为刻木录录之录，古为书契，本刻木为之也。束、缕、录、古音皆在侯部，得相通假。缕、录同为束，犹缕、录同为刻矣。”推俞、章二家之说，察甲骨、钟鼎文字之形，则录

字为刻木之声，亦为刻木之形，故成为刻木之义。录之本字当为录，似可无疑。作动词用，则有详明记识之义：《礼记·檀弓下》：“铭、明旌也；以死者为不可别已，故以其旗识之；爱之斯录之矣，敬之斯尽其道焉耳。”注：“爱亲者不忍死其亲，故录而识之。”《公羊传·隐十年》：

“内大恶讳，此其言甚之何？《春秋》录内而略外：于外大恶书，小恶不书；于内大恶讳，小恶书。”成八、九、十年：“此何以书？录伯姬也。”定四年：“外大夫不书葬，此何以书？录我主也。”庄二年：外大夫不卒，此何以卒？录焉尔。曷为录焉尔？我主之也。”《穀梁传·桓五年》：“任叔之子者，录父以使子也，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，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辞也。”庄七年：“《春秋》著以传著，疑以传疑，中之几也，而曰夜中，著焉尔。何用见其中也？失变而录其时，则夜中矣。”庄十七年：“逃来则何志焉？将有其末，不得不录其本也。”比证上列各文，则录字系动词，有如现代所谓“特写”之义，加重，加详，使文义益加显著耳。如作名词用，则为名目之次第：《国语·吴语》载黄池之会，吴师昧明进逼晋师，晋遣使问曰：“两君偃兵接好，日中为期；今大国越录，而造于弊邑之军垒，敢请乱故！”吴国所越之录，必与现代开会所用之秩序单相同，原定日中开会，而吴师“昧明”进军，故晋使责以越录耳。《周礼·天官》：“职币掌式法以敛官府都鄙，与凡用邦财者之币，振掌事者之余财，皆辨其物而奠其录，以书揭之，以诏上之小用赐予。岁终则会其出。凡邦之会事，以式法赞之。”夫既辨其物而奠其录，则物之名称数量及赐予之先后，皆一目了然。虽与上述之开会秩序单功用略异，然其有一定之次第及含多数之名物也，固无不同。则春秋、战国之间，已称序列名物次第之单簿为录矣。《汉官旧仪》亦载有二种录，其一云：“丞相府……官属吏不朝旦，白录而已。”、“掾史有过，君侯取录，推其录三日，白病去。”“大夫见孝廉上计，丞长史皆放官司司马门外，比丞相掾史，白录。”此官吏之名单或签到簿也。其二云：“掖庭令，昼漏未尽八刻，庐监以茵次上婕妤以下，至后庭，访白录所，录所推当御见，刻尽，去簪珥，蒙被入禁中。”此妃嫔之名单也。《周礼》“内小臣阴事”注亦云：

“若今掖庭令，昼漏不尽八刻，白录所记推当御见者。”综上四例，则录字在刘向以前，早已成为专门名词矣。推此含义，遂用为图书目录之简称：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张良、韩信序次兵法”，“杨仆摭摭遗逸，纪奏《兵录》”。名图书目录为录，实始见于此。揆其字义，亦由于上述之名目次第而来。故“每一书已，向辄条其篇目，撮其旨意，录而奏之”。此录字亦非如后世所谓钞录而实为“特写”，为次第名目，为详细说明也。《七录序》：“昔刘向校书，辄为一录……皆载在本书。时又别集众录，谓之《别录》。”据此，则向所特写之目录，在本书中即谓之录，集合多篇，另成一书，则谓之《别录》。录字之为目录简称，正与兵法目录之简称《兵录》相同。故录可包目，而目未必可包录。单举之则曰录，复称之则曰目录。

目录学

目录学之成词，始见于清乾隆间王鸣盛之《十七史商榷》。其在古代，则与校讎学形成二位一体，名实近似，缭绕不清。盖自刘向校书，始有《别录》，其子歆种别群书，始著《七略》。父、子世业，《录》、《略》并传，牵连而言，辨别非易。其实若以现代分科之眼光论之，则刘向之事近乎校讎学，刘歆之事近乎目录学；纵使歆亦校书，向亦有目，要其精神各有所重，学术断然分途，可无疑也。然其成书则皆目录之俦。古代秘阁藏书，自购求至插架，不似现代之便易，必须经过一番整理校讎工夫，使书之体质固定，内容整洁，然后始可分类编目，插架庋藏。此在第一次大校理之向、歆时代其前亦有二次，然史实不甚明显，且其规模不及向、歆之大。实为必不可少之过程；而在后世，宜可稍稍减少繁琐之手续，径将购求所得之书分类编目；而不幸秘阁藏书仅为皇帝装饰门面，故任何书籍必须改写成形质同样之书本，因此校讎之功又属必需；直至清廷校写《四库全书》，编撰《总目提要》，犹两事同时并举，不可分离焉。此种校书

撰录之事既为旷代一逢，故任其职者亦由一时文臣滥竽充数，未必有专家视为专门之学，聚精会神以贯注之。私家目录亦不过聊便稽检而已，更无出奇制胜之必要。以是之故，二千年来，校讎目录之学并无特殊飞跃之进步。无论从任何方面观察，后人之所加于向、歆者，较之向、歆之所已发明而实践者，究属戔戔有限，与二千年之长时期比照，惭愧抑不胜矣。至于专门研究校讎目录之书，尤屈指可尽。吾人欲知此学之原理为何，方法为何，仅可从散在各种目录之字里行间寻绎之，或可得其一鳞半爪，然后组织成为有系统，有条理之学术焉。窃自向、歆校书，著成《录》、《略》，实为我国目录学史上之辉煌成就。只以后人习于旧说，称其事为校讎，遂使目录与校讎判为二事，久矣夫不能得其解。故著者就研究所得，挹校讎于目录之怀，吸收其有关于目录之精华，而唾弃其无关大义之糟粕，于以进行其工作，庶乎无举步维艰之苦焉。《别录》释“讎校”之义，谓“一人读书，校其上下，得缪误，为校，一人持本，一人读书，若怨家相对，为讎”。《文选·魏都赋》注，《御览》六百一十八。原指校勘文字篇卷之错误而言。然自向、歆领校秘书，始将流动不居、乱杂无序之古书，编定目录以固定其形质。晋世荀勖、宋世谢灵运，皆尝受诏“整理记籍”。故校讎之义即为整理，并不似近代之专指校勘文字之脱误也。唐有详正学士，宋有秘阁校理，顾名思义，皆可证其职务未必限于校勘。且校书所撰之目录，自《七录》聚为《簿录部》后，或谓《隋志》始有簿录类，非也。《古今书录》又改为《目录类》。倘使类名即为学科之名，则校讎整理之学，古人已认为目录学矣。及宋人郑樵“取历朝著录，略其鱼鲁豕亥之细，而特以部次条别，疏通伦类，考其得失之故，而为《校讎略》。”见章学诚·《校讎通义》。转弃狭义之校勘，而直以广义之求书、分类、编目等项为校讎学之主要任务。清人章学诚祖述其说，乃谓“校讎之学，自刘氏父子，渊源流别，最为推见古人大体。而校订字句，则其小焉者也。绝学不传，千载而后，郑樵始有窥见，而未尽其异，人亦无由知之。世之论校讎者，惟争辨于行墨字句之间，不复知有渊源流别矣。近人不得其说，而于古书有篇卷参差，叙例同异，当考辨者，乃谓古人别有目